

罗书记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罗书记

纽顿 等/著
张恒/主编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买书记/纽顿等著; 张恒主编.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0. 5

ISBN 978-7-80225-939-3

I. ①买… II. ①纽…②张…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世界 IV. ①I1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067046号

买书记

纽顿等著 张恒主编

责任编辑: 李娟 姚冬霞

责任印制: 杨宏宇

封面设计: 杨美妮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8831089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 100044

印 刷: 河北省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 1/16

印 张: 13.5

字 数: 140千字

版 次: 2010年5月第一版 2010年5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25-939-3

定 价: 25.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编辑手记

书籍自从出现以来，就以其独特的魅力深深地吸引着它的追随者。高尔基说：“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终生的伴侣，最诚挚的朋友。”科洛廖夫却认为：“人离开了书，如同离开空气一样不能生活。”的确，我们热爱书籍，同时也离不开书籍。

似乎是从依依呀呀学唐诗开始，我们就与书籍相识了。尽管这位“青梅竹马”的面孔一直在变化着，但是我们与书籍之间的情谊却没有消失过。于是我们也相信，不管是在过去，现在还是将来，这位良师益友都会一直陪伴在我们身边不会离去。

读书，乐事一件；访书、觅书、淘书、买书更是赏心乐事。郑西谛访得一册所需古书，“往往大喜数日，如大将之克名城”。不得已而售书时，竟如“李后主挥泪斩宫娥”之黯然。

许达然无悔地说：“书店默默花掉我很多时间与钞票，也裁掉我不少人生景致，我似乎仍不知悔改。”

同为爱书的人，我们精心编辑了《买书记》一书，它将多位作家的读书札记集为一册。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捧着《好兵帅克》大笑不止的萧乾，看到流连于书摊之间淘书的汪曾祺，看到对北京的旧书店、旧书摊如数家珍的阿英，看到对书店有着万分钟爱之情的范用，以及为了一本书克制自己的口腹之欲的书痴吉辛……细细读着，就会

情不自禁地会心一笑。因为，他们的经历在我们看来是那样的似曾相识，曾几何时，我们也会因为得到一本心爱的书而激动不已，为寻找一本心仪的书穿梭于书店和书摊之间。我们手捧爱书时的那种悸动和愉悦，更是无法言表的。《买书记》凝聚了编者的心血和真诚，和爱书、恋书、迷书之人一道，从书中找到心灵深处的共鸣，寻回书籍带来的久违的感动。

Contents 目录

- 001 淘书狂 文/尤金·菲尔德
- 007 历尽艰辛话买书 文/吉辛
- 013 搜书之道 文/阿尔弗雷德·纽顿
- 041 余之购书经验 文/周越然
- 049 买书 文/朱自清
- 052 买书 文/曹聚仁
- 054 访书琐忆 文/阿英
- 069 城隍庙的书市 文/阿英
- 081 书 文/梁实秋
- 084 谈买书 文/钟敬文
- 092 买书 文/叶公超
- 095 关于书 文/萧乾
- 097 旧书梦寻 文/王辛笛
- 101 八道六难 文/唐弢
- 105 我和书 文/吴鲁芹

- 110 旧书摊 文/汪曾祺
- 112 成都觅书记 文/钱伯城
- 116 买书结缘 文/范用
- 122 访书奇遇 文/倪墨炎
- 133 书迷 文/浩然
- 140 买书读书与藏书 文/颜元叔
- 145 逛书店 文/许达然
- 148 访书小录 文/董桥
- 155 觅书偶记 文/董桥
- 157 京华购书漫记 文/陈子善
- 161 姑苏访书记 文/黄裳
- 166 逛书摊 文/陈平原
- 169 买书 文/张弛
- 171 淘书：最是那一低头的瞬间 文/付蕾

淘书狂

文/尤金·菲尔德

尤金·菲尔德 (Eugene Field, 1850-1895), 美国著名诗人和专栏作家, 以“儿童诗人”和“个人专栏之父”广为人知, 也是一位颇负盛名的藏书家。著有《西方诗歌》《书痴的爱情事件》等。

凯普提薇蒂·韦特从来都不赞成我对童话作品的喜爱。但只要提及《鲁滨孙漂流记》，他就能分享我所表现出来的热情：笛福的冒险故事中，恰好有足够的庄重和足够的虔诚，能唤起凯普提薇蒂·韦特宗教气质中的某种同情。一旦涉猎的小说中包含女巫、妖怪以及诸如此类的胡说八道，凯普提薇蒂就有些吃不消了，这个小清教徒会心生厌恶。

但我有书面证据，能证明凯普提薇蒂的祖先（父系和母系）在殖民地全盛时期，被认为是迷信的卑贱奴仆。塞勒姆的韦特们曾经以女巫的迫害者而闻名。西奈·希金波森（凯普提薇蒂母系家族的远祖）是科顿·马瑟¹的好友，骑马绕绞架而行，和他在一起的是热心于此种难忘场合的神学家：当时，有五个年轻的女人被绞死，因为丹弗斯指控她们用那该死的魔法艺术折磨年幼的孩子们。人类的思想就像一个巨大的钟摆：总是从一个极端摆向另一个极端。在五代人的范围内，我们发现清教徒最初是一位鬼神学和魔

1. 科顿·马瑟 (Cotton Mather, 1663-1728), 新英格兰清教徒、神学家，创办了耶鲁大学。

法的坚定信徒，而后又成了一个嘲笑者，他嘲笑任何事情，包括幻想游戏。

我一度对凯普提薇蒂·韦特很苛刻，但现在对她已不再怀有恶意。正相反，在这遥远的时刻，当我们的同情已经完全一致，当我们的生命之旅已经在友情中走过了青春的小径，这种友情因纯真、忠诚以及童年时代的诚实而变得神圣，我回忆从前，内心充满温柔。真的，我能肯定，早年的友情留给我生命的印痕持久绵长。我曾经许多许多次记起了凯普提薇蒂·韦特，我常常想知道，如果没有塞法斯叔叔送给我的那本童话书，又有什么能让我记起她呢。

她是一个很漂亮的孩子。在她成熟的时候，她的美丽，她的温柔，却丝毫没有损失。当我从大学回来的时候，这些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她也完成了学业，并相信获得良好的教育是必要的。她在南霍利奥克修完了四年课程，并从特洛伊的威拉德夫人的神学院毕业了。“现在，”她的父亲说，语气里饱含新英格兰式的、尊重年轻女士的特别温情，“你应该回归到家庭的安静中来，在你母亲的指导下学习承担那些更重要的责任。这些责任成就你的性别角色，实现人类生活的神圣使命。”

三四年前，一个模样清秀的年轻人走到我的跟前，带着一封他母亲所写的介绍信。天哪，他就是凯普提薇蒂·韦特的儿子！如今凯普提薇蒂是位寡妇，仍然生活在原先的那个州，离她出生的地方20英里。她的丈夫帕克上校死的时候留给她一大笔财产，而她因为乐善好施在当地远近闻名。她创办了一座乡村图书馆，有几次她给我写信，商议打算要购买的图书。

我并不介意告诉你，在不久前写给她的一封信里，我满怀着意外的快乐，这样向她暗示过去的时光。“我尊贵的朋友，”我写道，

“我浏览了您的乡村图书馆所藏新近出版的图书目录，在那些反复出现在现代学校的小说作品中，我发现有十一册《特里比》和六册《天国孪生子》¹。我还注意到有几部作品不在其中，它们对我早年生活的影响是如此之深，以至于我斗胆给您寄上几册，衷心希望您能仁慈地接受它们，让它们出现在您的图书馆里，这样，我将不胜欣幸之至。它们是《新英格兰初级读本》和格林的《家庭故事集》。”

23岁那年，我刚从大学毕业，并且正在阅读维庸²的诗歌、卢梭的《忏悔录》和博斯韦尔³的《约翰逊的一生》，我确信自己已经理解了人类的全部智慧，懂得了所有值得去弄懂的一切。如今——如今我72岁了——我要是能够懂得我23岁时自认为已经懂得的那些，我敢肯定，那将是知识和智慧的奇迹。

我做好准备成为一名哲学家。祖母在我上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去世了，这让我拥有了一笔数目相当可观的钱财，而那些把我和祖母的希望（她希望我成为一名福音传播者）联结起来的每一根纽带和感情债务，也被死亡切断了。当我确信自己懂得每一件事情的时候，我有了一个想法，要去开开眼界，因为我毫无旅行经验，而且认识的人也很少。

根据塞法斯叔叔的建议，我去了欧洲旅行，投入了两年时间，

1. 《特里比》，英国作家乔治·杜穆里埃的小说；《天国孪生子》，英国女作家莎拉·葛兰的作品。

2. 弗朗索瓦·维庸（Francois Villon，1431—1463），法国诗人。

3. 詹姆斯·博斯韦尔（James Boswell，1740—1795），英国著名传记作家。

来开阔自己的视野，也使自己能熟悉国外的人民和习俗。这次旅行有九个月时间是在巴黎度过的，当时那是一座混乱而芜杂的城市，此外，完全和现在一样邪恶。我在拉丁区租下一套单元住宅，并且，出于一种慷慨的天性，我拿出了自己的一大笔收入，资助了几个艺术家和学生，可他们的才能和时间差不多全都用来寻欢作乐了。

就这样，为了支持这群寄生虫而奉献了一笔有形财产之后，我偶然遇见了那个后来成为我的密友的人。梅休因法官是一位巴黎观光客，我们成了愉快的伙伴——正是他把我从那群寄生虫中营救了出来，重新点燃我野心勃勃的激情，这种激情差不多因为维庸和卢梭的恶劣影响而熄灭了。梅休因法官长我一岁，他那位有钱的老爸给他提供财政支援，以满足他那些有益心智而又高尚优雅的兴趣。我们俩一起去了伦敦，正是在伦敦逗留期间，我开始了作为一个藏书家的事业生涯。平心而论，对于我的恩人亦即我亲爱的朋友梅休因所给予的启发，我永远心存感激，这一启发使我走上了一条充满甜蜜惊奇和丰厚酬赏的道路。

有很多种藏书家，但我认为总的可以归为三类，即为了虚荣而收藏，为了获取知识而收藏，以及纯粹出于对于书的尊敬和爱而收藏。下列情况亦并不少见：某人藏书，一开始不过是为了满足他们个人的虚荣心，但不久就深深地爱上了这项工作，成了更纯粹意义上的藏书家。

这就像一个乐于征服女人芳心的人，最后总是发现自己已经成了纯粹激情的俘虏，而本来，他不过是想以此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而已。我倾向于认为，在图书收藏的每一阶段，都会或多或少掺入虚荣的因素。我甚至认为，虚荣是健全性格的诸多要素之一——我

指的不是那种巨大的虚荣，而是谨慎克制的虚荣。如果没有虚荣，世界就没有竞争；而没有竞争，就不会有进步。

在后来的日子里，我常常听到人们嘲笑此人或彼人。因为他只知拼命淘书，却不问书的内容为何。但在我这方面，我要说：此人所为，无可厚非；他已经朝着正确的方向，正确地出发了。可能的结果是：在其他条件相同的前提下，他将最终变成书的情人和买主。真的，我不关心起点是什么，只要它是个起点。殊途同归，此之谓也。比如登山，有人善走捷径，有人迫从险途，山石嶙峋，其路漫漫，鞋底洞穿，脚掌磨破。

这种狂热的激情，如此微妙又如此富有感染力，一个人在完全拥有它之前几乎不知道它的存在。我就认识这么一个人，一天晚上他结识了梅休因法官和我，第二天早上一觉醒来，他就成了一个不可救药的书痴。但这种激情并不总是以展示和暴烈为标志；有时候，它就像麻疹，缓慢而倔强地“长出来”，遇到这种情形，就应该借助敷药的手段，将病症从致命的部位转移走，否则更严重的后果就会发生。

这是真的，我一位很有学问的朋友奥雷尔医生就曾遇到过几次这样的情况，他告诉我，压制淘书的狂热将带来致命的后果，那本很优秀的出版物《美国医学协会杂志》报告过很多这样的病例。顺便说一句，这本杂志是前外科主任汉密尔顿编辑的，他是服饰文献方面的著名收藏家。

长话短说，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压制淘书的狂热直接会带来疾病，对此，医学也无可奈何。俄亥俄有位医生，名叫伍德伯里，写过大量的文章来捍卫“书痴能够治愈”这一理论。但他的绝大多数同

行都认为：真正的书痴病势必要经过一个有规律的过程，并且，他们坚持认为，那些引证由伍德伯里治愈的病例全是假的，要么是些冒牌货，要么就是病情不对，不过是水痘和风症，而不是麻疹。

我的书痴病的首次发作是为了几本古书。书本身是什么无关紧要，只要它的扉页或版权页上印着一个古代的年代，我就铁了心要得到它。一个月的时间里，我就淘得了一大堆旧书，有许多都编厂号，几乎所有的书都惨遭虫蛀，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

有一天，我走进一个叫斯蒂布斯的人所开的小店，问他能不能弄到几本16世纪的印刷品。

“有，”斯蒂布斯先生说，“我有满满一地窖这玩意儿，一般我是论吨或者是论捆卖的。”

也就是这一天，我把自己收藏的那些老古董遣散了，只留下普林的《演员的悲剧》和《贺拉斯全集》（八卷本，1501）。然后，我就对英国民谣开始感起兴趣来——一个高尚的主题，对之我一直保持着尊敬和爱。保存良好，注释丰富的那些卷册被存放在我前室中编号为3、6、9的书柜里，时刻准备着您在任何时候访问我安静、舒适的家时，展示给您看。

1. 威廉·普林（William Prynne, 1600—1669），英国政治家、作家。

历尽艰辛话买书

文/吉辛

乔治·吉辛(George Gissing, 1857—1903), 英国19世纪小说家。其小说以描写下层社会生活和文坛人物著称, 如《黎明的工人》《德谟斯》; 另著散文, 如《四季随笔》《蒙田随笔》等。

每逢我在自己的书架周围顾盼流连的时候, 眼前总是浮现出兰姆的那些“断简残编”。当然我的书也不完全是从古旧书店买来的。我将它们一一进行检点的时候, 每每发现其中有许多完好无损的书, 有的甚至还是昂贵的古香版本呢。但由于我时常搬家, 我那小小的图书馆在每一次迁移中也就难免厄运。说句实在话, 我经常无法对付它(因为我在料理事物上, 往往表现得笨拙无能)。这样一来, 哪怕是我那些最贵重的书也往往蒙受着不公正的待遇。有不少的书甚至还被装订书籍的长钉戳破。当然这只是情形最糟的例子了。不过当我生活安定、心境平和的时候, 我发现自己渐渐变得精明谨慎起来。显而易见, 环境是能磨炼出一个人的长处来的。但我以为, 一本书, 只要它没有漏落页次就可以了, 何必太讲究它的外表呢。

我听说过那些标榜自己读图书馆的书就像读自家书架上的书一样的人。这对我来说, 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比如说, 我对自己每一本书的气味都很熟悉, 我只要把鼻子凑近这些书, 它们散发出来的书味就立刻勾起我对往事的种种回忆。就说我的那些吉本¹的著

1. 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 1737—1794), 英国历史学家, 《罗马帝国的衰亡》一书的撰著者。

作吧，那是八卷精致的梅尔曼本。我曾经连续不断地读啊，读啊，读了三十多年。我丝毫无须翻动它，只要闻闻那质地精美的纸张香味，就能回想起当年我把它作为奖品来接受时的幸福情景。还有我的那些莎士比亚著作，它们是剑桥版本，也有一种能惹起我追忆往事的香味。这套书是属于我父亲的，当我还不能够读懂它们的时候，常常有幸被允许从书架上抽出一本来看看，这时我总是怀着虔敬的心情，将它一页一页地翻弄着。那些书散发着一股古老而奇特的幽香。每当我将它们捧在手中的时候，总有那么一种莫可名状的感觉，由于这种缘故，我很少读这套莎士比亚著作。而当我捧读另一套吉本的书时，眼里总是闪烁着兴奋的光芒，因为我买这套书时，简直就像买一件价值连城的奢华物一样，甚至还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我对这套书格外偏爱，该知道我是付出了多大的牺牲才将它得到手的啊。

牺牲——这个字眼压根儿也不是客厅里的那种冠冕堂皇的表白语。像我的好些书就的确确是将那些必须用来维持生计的钱购买的。不知有多少回，我站在一家书店的前面或者是一位书商的窗口，此时此刻，那种求知的欲望和活着就得吃饭的念头在我的头脑里进行着激烈的争斗。每逢到了该吃午饭的时候，我的肚子就照例嘟囔着要吃东西了，可偏偏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我看到了一本梦寐以求的书，而书的标价又是那样容易脱手，我在书店门口停了下来，心想绝不能让别人买去，可我一买它就势必得忍受挨饿的痛苦。我那套海讷编纂的狄巴拉斯¹诗集，就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

1. 狄巴拉斯（Albio Tibukko，公元前54—公元前19），罗马诗人。

抢购到手的。那会儿它就摆在古德基街的一家古旧书店的书摊上，在那种书摊上，人们能够从那一摞摞的废书中寻到一些无价之宝。就是这套诗集，六便士竟是它的售价，这该是何等的廉价出售啊！当时我经常在牛津大街的一家咖啡馆进午餐（当然也就是我的主餐了），那是一家名实相副的咖啡馆，就像现在的咖啡馆一样，今天恐怕再也找不到这家馆子了。那一天，六便士是我的全部资财，确确实实是这样，就只剩下这么几个钱了。这笔小数目足可以买一份青菜炒肉，但我不敢担保这本狄巴拉斯诗集能否一直留到明天，而这种低廉的书价我又恰好能支付得起。我在人行道上踱来踱去，一会儿用手指头在口袋里搓捏着那几枚硬币，一会儿用眼睛膘一膘书摊，两种胃口在我腹中进行激战。终于书还是买到手了。我将它带回家中，一边吃着用粗糙的面包蘸黄油做成的午餐，一边美滋滋地掀动着书页。

在这本狄巴拉斯诗集的底页上我发现一行用铅笔写的字：“1792年11月4日读毕”。一百年以前，谁是这本书的主人呢？但上面再没有任何其他标记。我很愿意把他想象成一位穷困潦倒的学者，他大概和我一样，明明穷得要命，偏偏求知欲旺盛。当初他必定也是用自己的血汗钱来买这部书的，当他买到手后，其乐不可支的情景一定不会亚于我现在这个样子。这种欢乐的心境只能意会，难以言传。慷慨仁慈的狄巴拉斯啊，你那留在诗集中的肖像比罗马文学作品中的任何一张画像都逗人喜爱。

仿佛悄悄地走进那茂密的丛林，
暗暗将每一株智慧之树来找寻。

随后，我把这本诗集插上了那挤得满满的书架。事实上只要从书架上一取下这些书，我便能回味起那一番激战一番成功的情景，恰如历历在目一般。在那些岁月里，金钱对我来说，简直毫无价值，除了用它来买书之外，我对它不屑一顾。唯有书才是我的第一需要。我可以不吃饭，但不能不要书。当然我完全可以到大英博物馆去读这些书，但这比较起自己拥有这些书并能将它们摆在自己的书架上来，毕竟还不是一回事。我时不时地买上一本破烂不堪、印刷低劣的旧书，里面尽是乱七八糟的笔迹，被撕破的书页和一团团的墨迹。对这些我丝毫不介意。我宁愿醉心于这样一本属于自己的破册子，也不大情愿去观瞻那些不属于自己的宝书。有时我也为这种纯粹的嗜好而感到不安。当一本书把我吸引住了的时候，也许它并不是一本我急需的书，尽管它是属于那种难以到手的贵重书籍一类。但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我只得恋恋不舍地离开。比如我的那本俊·斯蒂林¹的著作，就是在霍利维尔大街看到的。对他那题为《涛歌与真理》的书名，我十分熟悉，当我的眼光掠过那书页的时候，买下它来的念头不禁油然而生。但那一天我克制住了。说老实话，我付不起十八便士的书钱，当时我的手头太拮据了。但我一连两次在书台前面徘徊观望，暗暗庆幸这书还没有买主。终于盼到手上有两个儿子的那天了。我记得自己三步并作两步朝霍利维尔大街奔去（其时我通常的步行速度是每小时五英里）。我不会忘记那位头发斑白的小老头，我常常因为买书而和他打交道，他叫什么名字来着？我相信这位经营书店的老人曾经一定当过天主教士，因为

1. 俊·斯蒂林（Jung Stilling, 1740—1817），德国作曲家，歌德好友。